

修訂日期: 2005/08/06 發行日期: 2006/2/15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45, No. 1858

原始資料: 蕭鎮國大德提供, 北美某大德提供

No. 1858

肇論序

小招提寺沙門 慧達 作

慧達率愚。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物不遷等四論。但末代弘經。允屬四依菩薩。爰傳茲土。抑亦其例。至如彌天大德童壽桑門。竝創始命宗圖辯格致。播揚宣述。所事玄虛。唯斯擬聖默之所祖。自降乎已還。歷代古今。凡著名僧傳。及傳所不載者。釋僧叡等三千餘僧。清信檀越謝靈運等八百許人。至能辯正方言節文階級。善覈名教精搜義理。揖此群賢語之所統。有美若人。超語兼默。標本則句句深達佛心。明末則言言備通眾教。諒是大乘懿典。方等博書。自古自今著文著筆。詳汰名賢所作諸論。或六七宗。爰延十二。竝判其臧否。辯其差當。唯此憲章無弊斯咎。良由襟情泛若。不知何係。譬彼淵海數越九流。挺拔清虛。蕭然物外。知公者希。歸公採什。如曰不知。則公貴矣。達猥生天幸。逢此正音。忻躍弗已。饗讌無疲。每至披尋。不勝手舞。誓願生生盡命弘述。達於肇之遺文。其猶若是。況中百門觀。爰泊方等深經。而不至增乎。世諺咸云。肇之所作故是誠實真諦。地論通宗。莊老所資猛浪之說。此實巨蠱之言。欺誣亡沒。街巷陋音。未之足拾。夫神道不形。心敏難繪。既文拘而義遠。故眾端之所詭。肇之卜意豈徒然哉。良有以也。如復徇狎其言。願生生不面。至獲忍心。還度斯下。達留連講肆二十餘年。頗逢重席。未覩斯論。聊寄一序。託悟在中。同我賢余請俟來哲。夫大分深義。厥號本無。故建言宗旨。標乎實相。開空法道。莫逾真俗。所以次釋二諦顯佛教門。但圓正之因。無上般若。至極之果。唯有涅槃。故末啟重玄。明眾聖之所宅。雖以性空擬本。無本可稱。語本絕言。非心行處。然則不遷當俗。俗則不生。不真為真。真但名說。若能放曠蕩然。崇茲一道。清耳虛襟。無言二諦。斯則淨照之功著。故般若無知。無名之德興。而涅槃不稱。余謂此說周圓。罄佛淵海。浩博無涯。窮法體相。雖復言約而義豐。文華而理詣。語勢連環。意實孤誕。敢是絕妙好辭。莫不竭茲洪論。所以童壽歎言。解空第一。肇公其人。斯言有由矣。彰在翰牘。但宗本蕭然。莫能致詰。不遷等四論。事開接引。問答析微。所以稱論。

肇論

後秦長安 釋僧肇 作

宗本義

本無。實相。法性。性空。緣會。一義耳。何則。一切諸法。緣會而生。緣會而生。則未生無有。緣離則滅。如其真有。有則無滅。以此而推。故知雖今現有。有而性常自空。性常自空。故謂之性空。性空故。故曰法性。法性如是。故曰實相。實相自無。非推之使無。故名本無。言不有不無者。不如有見常見之有。邪見斷見之無耳。若以有為有。則以無為無。夫不存無以觀法者。可謂識法實相矣。雖觀有而無所取相。然則法相為無相之相。聖人之心。為住無所住矣。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。性空者。謂諸法實相也。見法實相。故云正觀。若其異者。便為邪觀。設二乘不見此理。則顛倒也。是以三乘觀法無異。但心有大小為差耳。漚和般若者。大慧之稱也。諸法實相。謂之般若。能不形證。漚和功也。適化眾生。謂之漚和。不染塵累。般若力也。然則般若之門觀空。漚和之門涉有。涉有未始迷虛。故常處有而不染。不厭有而觀空。故觀空而不證。是謂一念之力。權慧具矣。一念之力。權慧具矣。好思。歷然可解。泥洹盡諦者。直結盡而已。則生死永滅。故謂盡耳。無復別有一盡處耳。

物不遷論第一

夫生死交謝。寒暑迭遷。有物流動。人之常情。余則謂之不然。何者。放光云。法無去來。無動轉者。尋夫不動之作。豈釋動以求靜。必求靜於諸動。必求靜於諸動。故雖動而常靜。不釋動以求靜。故雖靜而不離動。然則動靜未始異。而惑者不同。緣使真言滯於競辯。宗途屈於好異。所以靜躁之極。未易言也。何者。夫談真則逆俗。順俗則違真。違真故迷性而莫返。逆俗故言淡而無味。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。下士撫掌而弗顧。近而不可知者。其唯物性乎。然不能自己。聊復寄心於動靜之際。豈曰必然。試論之曰。道行云。語法本無所從來。去亦無所至。中觀云。觀方知彼去。去者不至方。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。明矣。夫人之所謂動者。以昔物不至今。故曰動而非靜。我之所謂靜者。亦以昔物不至今。故曰靜而非動。動而非靜。以其不來。靜而非動。以其不去。然則所造未嘗異。所見未嘗同。逆之所謂塞。順之所謂通。苟得其道。復何滯哉。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。目對真而莫覺。既知往物而不來。而謂今物而可往。往物既不來。今物何所往。何則。求向物於向。於向未嘗無。責向物於今。於今未嘗有。於今未嘗有。以明物不來。於向未嘗無。故知物不去。覆而求今。今亦不往。是謂昔物自在昔。不從今以至昔。今物自在今。不從昔以至今。故仲尼曰。回也見新交臂非故。如此。則物不相往來。明矣。既無往返之微朕。有何物而可動乎。然則旋嵐偃嶽而常靜。江河競注而不流。野馬飄鼓而不動。日月歷天而不周。復何怪哉。噫。聖人有言曰。人命逝速。速於川流。是以聲聞悟非常以成道。緣覺覺緣離以即真。苟萬動而非化。豈尋化以階道。覆尋聖言。微隱難測。若動而靜。似去而留。可以神會。難以事求。是以言去不必去。閑人之常想。稱住不必住。釋人之所謂

往耳。豈曰去而可遣。住而可留也。故成具云。菩薩處計常之中。而演非常之教。摩訶衍論云。諸法不動。無去來處。斯皆導達群方。兩言一會。豈曰文殊。而乖其致哉。是以言常而不住。稱去而不遷。不遷。故雖往而常靜。不住。故雖靜而常往。雖靜而常往。故往而弗遷。雖往而常靜。故靜而弗留矣。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。仲尼之所以臨川。斯皆感往者之難留。豈曰排今而可往。是以觀聖人心者。不同人之所見得也。何者。人則謂少壯同體。百齡一質。徒知年往。不覺形隨。是以梵志出家。白首而歸。隣人見之曰。昔人尚存乎。梵志曰。吾猶昔人。非昔人也。隣人皆愕然。非其言也。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。昧者不覺。其斯之謂歟。是以如來因群情之所滯。則方言以辯惑。乘莫二之真心。吐不一之殊教。乖而不可異者。其唯聖言乎。故談真有不遷之稱。導俗有流動之說。雖復千途異唱。會歸同致矣。而徵文者聞不遷。則謂昔物不至今。聆流動者。而謂今物可至昔。既曰古今。而欲遷之者。何也是以言往不必往。古今常存。以其不動。稱去不必去。謂不從今至古。以其不來。不來。故不馳騁於古今。不動。故各性住於一世。然則群籍殊文。百家異說。苟得其會。豈殊文之能惑哉。是以人之所謂住。我則言其去。人之所謂去。我則言其住。然則去住雖殊。其致一也。故經云。正言似反。誰當信者。斯言有由矣。何者。人則求古於今。謂其不住。吾則求今於古。知其不去。今若至古。古應有今。古若至今。今應有古。今而無古。以知不來。古而無今。以知不去。若古不至今。今亦不至古。事各性住於一世。有何物而可去來。然則四象風馳。璇璣電捲。得意毫微。雖速而不轉。是以如來。功流萬世而常存。道通百劫而彌固。成山假就於始簣。修途託至於初步。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。功業不可朽。故雖在昔而不化。不化故不遷。不遷故則湛然明矣。故經云。三災彌綸。而行業湛然。信其言也。何者。果不俱因。因因而果。因因而果。因不昔滅。果不俱因。因不來今。不滅不來。則不遷之致明矣。復何惑於去留。踟躕於動靜之間哉。然則乾坤倒覆。無謂不靜。洪流滔天。無謂其動。苟能契神於即物。斯不遠而可知矣。

物不遷論(終)

不真空論第二

夫至虛無生者。蓋是般若玄鑑之妙趣。有物之宗極者也。自非聖明特達。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。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。窮所不能滯。極耳目於視聽。聲色所不能制者。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。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。是以聖人乘真心而理順。則無滯而不通。審一氣以觀化。故所遇而順適。無滯而不通。故能混雜致瀟。所遇而順適。故則觸物而一。如此。則萬象雖殊。而不能自異。不能自異。故知象非真象。象非真象故。則雖象而非象。然則物我同根。是非一氣。潛微幽隱。殆非群情之所盡。故頃爾談論。至於虛宗。每有不同。夫以不同而適同。有何物而可同哉。故眾論競作

。而性莫同焉。何則。心無者。無心於萬物。萬物未嘗無。此得在於神靜。失在於物虛。即色者。明色不自色。故雖色而非色也。夫言色者。但當色即色。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。此直語色不自色。未領色之非色也。本無者。情尚於無。多觸言以實無。故非有。有即無。非無。無亦無。尋夫立文之本旨者。直以非有。非真有。非無。非真無耳。何必非有無此有。非無無彼無。此直好無之談。豈謂順通事實。即物之情哉。夫以物物於物。則所物而可物。以物物非物。故雖物而非物。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。名不即物而履真。然則真諦獨靜於名教之外。豈曰文言之能辨哉。然不能杜默。聊復厝言以擬之。試論之曰。摩訶衍論云。諸法亦非有相。亦非無相。中論云。諸法不有不無者。第一真諦也。尋夫不有不無者。豈謂滌除萬物。杜塞視聽。寂寥虛豁。然後為真諦者乎。誠以即物順通。故物莫之逆。即偽即真。故性莫之易。性莫之易。故雖無而有。物莫之逆。故雖有而無。雖有而無。所謂非有。雖無而有。所謂非無。如此。則非無物也。物非真物。物非真物。故於何而可物。故經云。色之性空。非色敗空。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。即萬物之自虛。豈待宰割以求通哉。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。超日有即虛之稱。然則三藏殊文。統之者一也。故放光云。第一真諦。無成無得。世俗諦故。便有成有得。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。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。真名故。雖真而非有。偽號故。雖偽而非無。是以言真未嘗有。言偽未嘗無。二言未始一。二理未始殊。故經云。真諦俗諦謂有異耶。答曰無異也。此經直辯真諦以明非有。俗諦以明非無。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。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。有其所以不無。有其所以不有。故雖有而非有。有其所以不無。故雖無而非無。雖無而非無。無者不絕虛。雖有而非有。有者非真有。若有不即真。無不夷跡。然則有無稱異。其致一也。故童子歎曰。說法不有亦不無。以因緣故諸法生。瓔珞經云。轉法輪者。亦非有轉。亦非無轉。是謂轉無所轉。此乃眾經之微言也。何者。謂物無耶。則邪見非惑。謂物有耶。則常見為得。以物非無。故邪見為惑。以物非有。故常見不得。然則非有非無者。信真諦之談也。故道行云。心亦不有亦不無。中觀云。物從因緣故不有。緣起故不無。尋理即其然矣。所以然者。夫有若真有。有自常有。豈待緣而後有哉。譬彼真無。無自常無。豈待緣而後無也。若有不自有。待緣而後有者。故知有非真有。有非真有。雖有不可謂之有矣。不無者。夫無則湛然不動。可謂之無。萬物若無。則不應起。起則非無。以明緣起故不無也。故摩訶衍論云。一切諸法。一切因緣故應有。一切諸法。一切因緣故不應有。一切無法。一切因緣故應有。一切有法。一切因緣故不應有。尋此有無之言。豈直反論而已哉。若應有。即是有。不應言無。若應無。即是無。不應言有。言有。是為假有以明非無。借無以辨非有。此事一稱二。其文有似不同。苟領其所同。則無異而不同。然則萬法果有其所以不有。不可得而有。有其所以不無。不可得而無。何則。欲言其有。有非真生。欲言其無。事象既形。象形不即無。非真非實有。然則不真空義。顯於茲矣。故放光云。諸法假號不真。譬如幻化人。非無幻化

人。幻化人。非真人也。夫以名求物。物無當名之實。以物求名。名無得物之功。物無當名之實。非物也。名無得物之功。非名也。是以名不當實。實不當名。名實無當。萬物安在。故中觀云。物無彼此。而人以此為此。以彼為彼。彼亦以此為彼。以彼為此。此彼莫定乎一名。而惑者懷必然之志。然則彼此初非有。惑者初非無。既悟彼此之非有。有何物而可有哉。故知萬物非真。假號久矣。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。園林託指馬之況。如此。則深遠之言。於何而不在。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。履萬惑而常通者。以其即萬物之自虛。不假虛而虛物也。故經云。甚奇世尊。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。非離真而立處。立處即真也。然則道遠乎哉。觸事而真。聖遠乎哉。體之即神。

不真空論(終)

般若無知論第三

夫般若虛玄者。蓋是三乘之宗極也。誠真一之無差。然異端之論。紛然久矣。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。少踐大方。研機斯趣。獨拔於言象之表。妙契於希夷之境。齊異學於迦夷。揚淳風於東扇。將爰燭殊方而匿糴涼土者。所以道不虛應。應必有由矣。弘始三年。歲次星紀。秦乘入國之謀。舉師以來之意也。北天之運。數其然也。大秦天王者。道契百王之端。德洽千載之下。游刃萬機。弘道終日。信季俗蒼生之所天。釋迦遺法之所仗也。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。躬執秦文。與什公參定方等。其所開拓者。豈謂當時之益。乃累劫之津梁矣。余以短乏。曾廁嘉會。以為上聞異要。始於時也。然則聖智幽微。深隱難測。無相無名。乃非言象之所得。為試罔象其懷。寄之狂言耳。豈曰聖心而可辨哉。試論之曰。放光云。般若無所有相。無生滅相。道行云。般若無所知。無所見。此辨智照之用。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。果有無相之知。不知之照明矣。何者。夫有所知。則有所不知。以聖心無知。故無所不知。不知之知。乃曰一切知。故經云。聖心無所知。無所不知。信矣。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。終日知而未嘗知也。故能默耀韜光。虛心玄鑒。閉智塞聰。而獨覺冥冥者矣。然則智有窮幽之鑒。而無知焉。神有應會之用。而無慮焉。神無慮。故能獨王於世表。智無知。故能玄照於事外。智雖事外。未始無事。神雖世表。終日域中。所以俯仰順化。應接無窮。無幽不察。而無照功。斯則無知之所知。聖神之所會也。然其為物也。實而不有。虛而不無。存而不可論者。其唯聖智乎。何者。欲言其有。無狀無名。欲言其無。聖以之靈。聖以之靈。故虛不失照。無狀無名。故照不失虛。照不失虛。故混而不渝。虛不失照。故動以接塵。是以聖智之用。未始暫廢。求之形相。未暫可得。故寶積曰。以無心意而現行。放光云。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。所以聖迹萬端。其致一而已矣。是以般若可虛而照。真諦可亡而知。萬動可即而靜。聖應可無而為。斯則不知而自知。不為而自為矣。復何知哉。復何為哉。

難曰。夫聖人真心獨朗。物物斯照。應接無方。動與事會。物物斯照。故知無所遺。動與事會。故會不失機。會不失機故。必有會於可會。知無所遺故。必有知於可知。必有知於可知。故聖不虛知。必有會於可會。故聖不虛會。既知既會。而曰無知無會者。何耶。若夫忘知遺會者。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。以成其私耳。斯可謂不自有其知。安得無知哉。答曰。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。明逾日月而彌昏。豈曰木石瞽其懷。其於無知而已哉。誠以異於人者神明。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。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其知。而聖人未嘗不有知。無乃乖於聖心。失於文旨者乎。何者。經云。真般若者。清淨如虛空。無知無見。無作無緣。斯則知自無知矣。豈待返照。然後無知哉。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。則不辨於惑智。三毒四倒亦皆清淨。有何獨尊於般若。若以所知美般若。所知非般若。所知自常淨。故般若未嘗淨。亦無緣致淨歎於般若。然經云般若清淨者。將無以般若體性真淨。本無惑取之知。本無惑取之知。不可以知名哉。豈唯無知名無知。知自無知矣。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若。照彼無相之真諦。真諦無兔馬之遺。般若無不窮之鑒。所以會而不差。當而無是。寂怕。無知。而無不知者矣。

難曰。夫物無以自通。故立名以通物。物雖非名。果有可名之物當於此名矣。是以即名求物。物不能隱。而論云聖心無知。又云無所不知。意謂無知未嘗知。知未嘗無知。斯則名教之所通。立言之本意也。然論者欲一於聖心。異於文旨。尋文求實。未見其當。何者。若知得於聖心。無知無所辨。若無知得於聖心。知亦無所辨。若二都無得。無所復論哉。答曰。經云。般若義者。無名無說。非有非無。非實非虛。虛不失照。照不失虛。斯則無名之法。故非言所能言也。言雖不能言。然非言無以傳。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。今試為子狂言辨之夫聖心者。微妙無相。不可為有。用之彌勤。不可為無。不可為無。故聖智存焉。不可為有。故名教絕焉。是以言知不為知。欲以通其鑒。不知非不知。欲以辨其相。辨相不為無。通鑒不為有。非有。故知而無知。非無。故無知而知。是以知即無知。無知即知。無以言異。而異於聖心也。

難曰。夫真諦深玄。非智不測。聖智之能。在茲而顯。故經云。不得般若。不見真諦。真諦則般若之緣也。以緣求智。智則知矣。答曰。以緣求智。智非知也。何者。放光云。不緣色生識。是名不見色。又云。五陰清淨故。般若清淨。般若即能知也。五陰即所知也。所知即緣也。夫知與所知。相與而有。相與而無。相與而無。故物莫之有。相與而有。故物莫之無。物莫之無故。為緣之所起。物莫之有故。則緣所不能生。緣所不能生。故照緣而非知。為緣之所起。故知緣相因而生。是以知與無知。生於所知矣何者。夫智以知所知。取相故名知。真諦自無相。真智何由知。所以然者。夫所知非所知。所知生於知。所知既生知。知亦生所知。所知既相生。相生即緣法。緣法故非真。非真。故非真諦也。故中觀云。物從因緣有。故不真。不從因緣有。故即真。今真諦曰真。真則非緣。真非緣。故無物從緣而生也。故經云。不見有法無緣而生。是以真智觀真諦。未嘗取所知。智不取所知。此智何由知。然智非無知。但

真諦非所知。故真智亦非知。而子欲以緣求智。故以智為知。緣自非緣。於何而求知。

難曰。論云不取者。為無知故不取。為知然後不取耶。若無知故不取。聖人則冥若夜游。不辨緇素之異耶。若知然後不取。知則異於不取矣。答曰。非無知故不取。又非知然後不取。知即不取。故能不取而知。

難曰。論云不取者。誠以聖心不物於物。故無惑取也。無取則無是。無是則無當。誰當聖心。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。答曰。然。無是無當者。夫無當則物無不當。無是則物無不是。物無不是。故是而無是。物無不當。故當而無當。故經云。盡見諸法而無所見。

難曰。聖心非不能是。誠以無是可是。雖無是可是。故當是於無是矣。是以經云。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。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。若以無相為無相。有何累於真諦耶。答曰。聖人無無相也。何者。若以無相為無相。無相即為相。捨有而之無。譬猶逃峰而赴壑。俱不免於患矣。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。居無而不無。雖不取於有無。然亦不捨於有無。所以和光塵勞。周旋五趣。寂然而往。怕爾而來。恬淡無為。而無不為。

難曰。聖心雖無知。然其應會之道不差。是以可應者應之。不可應者存之。然則聖心有時而生。有時而滅。可得然乎。答曰。生滅者。生滅心也。聖人無心。生滅焉起。然非無心。但是無心心耳。又非不應。但是不應應耳。是以聖人應會之道。則信若四時之質。直以虛無為體。斯不可得而生。不可得而滅也。

難曰。聖智之無。惑智之無。俱無生滅。何以異之。答曰。聖智之無者。無知。惑智之無者。知無。其無雖同。所以無者異也。何者。夫聖心虛靜。無知可無。可曰無知。非謂知無。惑智有知。故有知可無。可謂知無。非曰無知也。無知。即般若之無也。知無。即真諦之無也。是以般若之與真諦。言用即同而異。言寂即異而同。同故無心於彼此。異故不失於照功。是以辨同者同於異。辨異者異於同。斯則不可得而異。不可得而同也。何者。內有獨鑒之明。外有萬法之實。萬法雖實。然非照不得。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。此則聖所不能同。用也。內雖照而無知。外雖實而無相。內外寂然。相與俱無。此則聖所不能異。寂也。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。豈曰續鳧截鶴。夷嶽盈壑。然後無異哉。誠以不異於異。故雖異而不異也。故經云。甚奇世尊。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。又云。般若與諸法。亦不一相。亦不異相。信矣。

難曰。論云。言用則異。言寂則同。未詳般若之內。則有用寂之異乎。答曰。用即寂。寂即用。用寂體一。同出而異名。更無無用之寂。而主於用也。是以智彌昧。照逾明。神彌靜。應逾動。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。故成具云。不為而過為。寶積曰。無心無識。無不覺知。斯則窮神盡智。極象外之談也。即之明文。聖心可知矣。

般若無知論(終)

劉遺民書問附

遺民和南頃餐微聞。有懷遙佇。歲未寒嚴。體中如何。音寄壅隔。增用抱蘊。弟子沈痾草澤。常有弊瘵耳。因慧明道人北遊。裁通其情。古人不以形疏致淡。悟涉則親。是以雖復江山悠邈。不面當年。至於企懷風味。鏡心象迹。佇悅之勤。良以深矣。緬然無因。瞻霞永歎。順時愛敬。冀因行李。數有承問。伏願彼大眾康和。外國法師休納。上人以悟發之器。而邁茲淵對。想開究之功。足以盡過半之思。故以每惟乖闕。憤愧何深。此山僧清常。道戒彌勵。禪隱之餘。則惟研惟講。恂恂穆穆。故可樂矣。弟子既以遂宿心。而覩茲上軌。感寄之誠。日月銘至。遠法師頃恒履宜。思業精詣。乾乾宵夕。自非道用潛流。理為神御。孰以過順之年。湛氣若茲之勤。所以憑慰既深。仰謝逾絕。去年夏末。始見生上人示無知論。才運清俊。旨中沈允。推涉聖文。婉而有歸。披味殷勤。不能釋手。直可謂浴心方等之淵。而悟懷絕冥之肆者矣。若令此辨遂通。則般若眾流。殆不言而會。可不欣乎。可不欣乎。夫理微者辭險。唱獨者應希。苟非絕言象之表者。將以存象而致乖乎。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。婉轉窮盡。極為精巧。無所間然矣。但暗者難以頓曉。猶有餘疑一兩。今輒題之如別。想從容之暇。復能龐為釋之。論序云。般若之體。非有非無。虛不失照。照不失虛。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。下章云。異乎人者神明。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。又云。用即寂。寂即用。神彌靜。應逾動。夫聖心冥寂。理極同無。不疾而疾。不徐而徐。是以知不廢寂。寂不廢知。未始不寂。未始不知。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。雖處有名之中。而遠與無名同。斯理之玄。固常所彌昧者矣。但今談者。所疑於高論之旨。欲求聖心之異。為謂窮靈極數。妙盡冥符耶。為將心體自然。靈怕獨感耶。若窮靈極數。妙盡冥符。則寂照之名。故是定慧之體耳。若心體自然。靈怕獨感。則群數之應。固以幾乎息矣。夫心數既玄。而孤運其照。神淳化表。而慧明獨存。當有深證。可試為辨之。疑者。當以撫會應機觀變之知。不可謂之不有矣。而論旨云本無惑取之知。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。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。為當唯照無相耶。為當咸觀其變耶。若觀其變。則異乎無相。若唯照無相。則無會可撫。既無會可撫。而有撫會之功。意有未悟。幸復誨之。論云。無當。則物無不當。無是。則物無不是。物無不是。故是而無是。物無不當。故當而無當。夫無當而物無不當。乃所以為至當。無是而物無不是。乃所以為真是。豈有真是而非是。至當而非當。而云當而無當。是而無是耶。若謂至當非常當。真是非常是。此蓋悟惑之言本異耳。固論旨所以不明也。願復重喻以祛其惑矣。論至日。即與遠法師詳省之。法師亦好相領得意。但標位似各有本。或當不必理盡同矣。頃兼以班諸有懷。屢有擊其節者。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。

答劉遺民書

不面在昔。佇想用勞。慧明道人至。得去年十二月疏。并問。披尋返覆。欣若暫對。涼風屆節。頃常如何。貧道勞疾多不住耳。信南返不悉。八月十五日。釋僧肇疏答。服像雖殊。妙期不二。江山雖緬。理契則隣。所以望途致想。虛襟有寄。君既遂嘉遯之志。標越俗之美。獨恬事外。歡足方寸。每一言集。何嘗不遠。喻林下之雅詠。高致悠然。清散未期。厚自保愛。每因行李。數有承問。願彼山僧無恙。道俗通佳。承遠法師之勝常。以為欣慰。雖未清承。然服膺高軌。企佇之勤。為日久矣。公以過順之年。湛氣彌厲。養徒幽巖。抱一沖谷。遐邇仰詠。何美如之。每亦翹想一隅。懸庇霄岸。無由寫敬。致慨良深。君清對終日。快有悟心之歡也。即此大眾尋常。什法師如宜。秦王道性自然。天機邁俗。城塹三寶。弘道是務。由使異典勝僧。方遠而至。靈鷲之風。萃於茲土。領公遠舉。乃千載之津梁也。於西域還。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。請大乘禪師一人。三藏法師一人。毘婆沙法師二人。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。法藏淵曠。日有異聞。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。門徒數百。夙夜匪懈。邕邕蕭蕭。致可欣樂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。本末精悉若觀初制。毘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毘曇胡本。雖未及譯。時問中事。發言新奇。貧道一生。猥參嘉運。遇茲盛化。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。餘復何恨。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。生上人頃在此。同止數年。至於言話之際。常相稱詠。中途還南。君得與相見。未更近問。惘悵何言。威道人至。得君念佛三昧詠。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。此作興寄既高。辭致清婉。能文之士。率稱其美。可謂游涉聖門。扣玄關之唱也。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。因來何少。什法師以午年。出維摩經。貧道時預聽次。參承之暇。輒復條記成言。以為注解。辭雖不文。然義承有本。今因信持一本往南。君閑詳。試可取看。來問婉切。難為郢人。貧道思不關微。兼拙於筆語。且至趣無言。言必乖趣。云云不已。竟何所辨。聊以狂言。示訓來旨耳。疏云。稱聖心冥寂。理極同無。雖處有名之中。而遠與無名同。斯理之玄。固常彌昧者。以此為懷。自可忘言內得。取定方寸。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。而求聖心之異乎。疏曰。談者謂窮靈極數。妙盡冥符。別寂照之名。故是定慧之體耳。若心體自然。靈怕獨感。則羣數之應。固以幾乎息矣。意謂妙盡冥符。不可以定慧為名。靈怕獨感。不可稱羣數以息。兩言雖殊。妙用常一。迹我而乘。在聖不殊也。何者。夫聖人玄心默照。理極同無。既曰為同。同無不極。何有同無之極。而有定慧之名。定慧之名。非同外之稱也。若稱生同內。有稱非同。若稱生同外。稱非我也。又聖心虛微。妙絕常境。感無不應。會無不通。冥機潛運。其用不勤。群數之應。亦何為而息耶。且夫心之有也。以其有有。有不自有。故聖心不有有。不有有。故有無有。有無有故。則無無。無無故。聖人不有不無。不有不無。其神乃虛。何者。夫有也無也。心之影響也。言也象也。影響之所攀緣也。有無既廢。則心無影

響。影響既淪。則言象莫測。言象莫測。則道絕群方。道絕群方。故能窮靈極數。窮靈極數。乃曰妙盡。妙盡之道。本乎無寄。夫無寄在乎冥寂。冥絕故虛以通之。妙盡存乎極數。極數故數以應之。數以應之。故動與事會。虛以通之。故道超名外。道超名外。因謂之無。動與事會。因謂之有。因謂之有者。應夫真有。強謂之然耳。彼何然哉。故經云。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。無為而無所不為。此無言無相寂滅之道。豈曰有而為有。無而為無。動而乖靜。靜而廢用耶。而今談者。多即言以定旨。尋大方而徵隅。懷前識以標玄。存所存之必當。是以聞聖有知。謂之有心。聞聖無知。謂等大虛。有無之境。邊見所存。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。何者萬物雖殊。然性本常一。不可而物。然非不物。可物於物。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。則物而即真。是以聖人不物於物。不非物於物。不物於物。物非有也。不非物於物。物非無也。非有所以不取。非無所以不捨。不捨故妙存即真。不取故名相靡因。名相靡因。非有知也。妙存即真。非無知也。故經云般若於諸法。無取無捨。無知無不知。此攀緣之外。絕心之域。而欲以有無詰者。不亦遠乎。請詰夫陳有無者。夫智之生也。極於相內。法本無相。聖智何知。世稱無知者。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。靈鑒幽燭。形於未兆。道無隱機。寧曰無知。且無知生於無知。無無知也。無有知也。無有知也。謂之非有。無無知也。謂之非無。所以虛不失照。照不失虛。怕然永寂。靡執靡拘。孰能動之令有。靜之使無耶。故經云。真般若者。非有非無。無起無滅。不可說示於人。何則。言其非有者。言其非是有。非謂是非有。言其非無者。言其非是無。非謂是非無。非有非非有。非無非非無。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。而云無所說。此絕言之道。知何以傳。庶參玄君子。有以會之耳。又云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。為當唯照無相耶。為當咸覩其變耶。談者似謂無相與變。其旨不一。覩變則異乎無相。照無相則失於撫會。然則即真之義。或有滯也。經云。色不異空。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若如來旨。觀色空時。應一心見色。一心見空。若一心見色。則唯色非空。若一心見空。則唯空非色。然則空色兩陳。莫定其本也。是以經云非色者。誠以非色於色。不非色於非色。若非色於非色。太虛則非色。非色何所明。若以非色於色。即非色不異色。非色不異色。色即為非色。故知變即無相。無相即變。群情不同。故教迹有異耳。考之玄籍。本之聖意。豈復真偽殊心。空有異照耶。是以照無相。不失撫會之功。覩變動。不乖無相之旨。造有不異無。造無不異有。未嘗不有。未嘗不無。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。以此而推。寂用何妨。如之何謂覩變之知。異無相之照乎。恐談者脫謂空有兩心。靜躁殊用。故言覩變之知。不可謂之不有耳。若能捨己心於封內。尋玄機於事外。齊萬有於一虛。曉至虛之非無者。當言至人終日應會。與物推移。乘運撫化。未始為有也。聖心若此。何有可取。而曰未釋不取之理。又云。無是乃所以為真是。無當乃所以為至當。亦可如來言耳。若能無心於為是。而是於無是。無心於為當。而當於無當者。則終日是。不乖於無是。終日當。不乖於無當。但恐有是於無是。有當於無當。

所以為患耳。何者。若真是可是。至當可當。則名相以形。美惡是生。生生奔競。孰與止之。是以聖人空洞其懷。無識無知。然居動用之域。而止無為之境。處有名之內。而宅絕言之鄉。寂寥虛曠。莫可以形名得。若斯而已矣。乃曰真是可是。至當可當。未喻雅旨也。恐是當之生。物謂之然。彼自不然。何足以然耳。夫言迹之興。異途之所由生也。而言有所不言。迹有所不迹。是以善言言者。求言所不能言。善迹迹者。尋迹所不能迹。至理虛玄。擬心已差。況乃有言。恐所示轉遠。庶通心君子。有以相期於文外耳。

涅槃無名論第四

表上秦主姚興。

僧肇言。肇聞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君王得一以治天下。伏惟陛下。觀哲欽明。道與神會。妙契環中。理無不統。游刃萬機。弘道終日。威被蒼生。垂文作則。所以域中有四大。而王居一焉。涅槃之道。蓋是三乘之所歸。方等之淵府。渺漭希夷。絕視聽之域。幽致虛玄。殆非群情之所測。肇以人微。猥蒙國恩。得閑居學肆。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。雖眾經殊致。勝趣非一。然涅槃一義。常以聽習為先。但肇才識闇短。雖屢蒙誨喻。猶懷疑漠漠。為竭愚不已。亦如似有解。然未經高勝先唱。不敢自決。不幸什公去世。諮參無所。以為永慨。而陛下聖德不孤。獨與什公神契。目擊道存。快盡其中方寸。故能振彼玄風。以啟末俗。一日遇蒙答安城候姚嵩書。問無為宗極。何者。夫眾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。皆由著欲故也。若欲止於心。即無復於生死。既無生死。潛神玄默。與虛空合其德。是名涅槃矣。既曰涅槃。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。斯乃窮微言之美。極象外之談者也。自非道參文殊。德慈侔氏。孰能宣揚玄道。為法城塹。使夫大教卷而復舒。幽旨淪而更顯。尋玩殷勤。不能暫捨。欣悟交懷。手舞弗暇。豈直當時之勝軌。方乃累劫之津梁矣。然聖旨淵玄。理微言約。可以匠彼先進。拯拔高士。懼言題之流。或未盡上意。庶擬孔易十翼之作。豈貪豐文。圖以弘顯幽旨。輒作涅槃無名論。論有九折十演。博采眾經。託證成喻。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。豈曰關詣神心。窮究遠當。聊以擬議玄門。班喻學徒耳。論末章云。諸家通第一義諦。皆云廓然空寂。無有聖人。吾常以為太甚徑庭不近人情。若無聖人。知無者誰。實如明詔。實如明詔。夫道恍惚窈冥。其中有精。若無聖人。誰與道遊。頃諸學徒。莫不躊躇道門。怏怏此旨。懷疑終日。莫之能正。幸遭高判。宗徒[巾*畫]然。扣關之儔。蔚登玄室。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。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。今演論之作旨。曲辨涅槃無名之體寂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。條牒如左。謹以仰呈。若少參聖旨。願勅存記。如其有差。伏承指授。僧肇言。泥曰。泥洹。涅槃。此三名前後異出。蓋是楚夏不同耳。云涅槃。音正也。

開宗第一

無名曰。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。秦言無為。亦名滅度。無為者。取乎虛無寂寞。妙絕於有為。滅度者。言其大患永滅。超度四流。斯蓋是鏡像之所歸。絕稱之幽宅也。而曰有餘無餘者。良是出處之異號。應物之假名耳。余嘗試言之。夫涅槃之為道也。寂寥虛曠。不可以形名得。微妙無相。不可以有心知。超群有以幽升。量太虛而永久。隨之弗得其蹤。迎之罔眺其首。六趣不能攝其生。力負無以化其體。潢漭惚恍。若存若往。五目不覩其容。二聽不聞其響。冥冥窈窅。誰見誰曉。彌綸靡所不在。而獨曳於有無之表。然則言之者失其真。知之者反其愚。有之者乖其性。無之者傷其軀。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。淨名杜口於毘耶。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。釋梵約聽而雨華。斯皆理為神御。故口以之而默。豈曰無辯。辯所不能言也。經云。真解脫者。離於言數。寂滅永安。無始無終。不晦不明。不寒不暑。湛若虛空。無名無說。論曰。涅槃非有。亦復非無。言語道斷。心行處滅。尋夫經論之作。豈虛構哉。果有其所以不有。故不可得而有。有其所以不無。故不可得而無耳。何者。本之有境。則五陰永滅。推之無鄉。而幽靈不竭。幽靈不竭。則抱一湛然。五陰永滅。則萬累都捐。萬累都捐。故與道通洞。抱一湛然。故神而無功。神而無功。故至功常存。與道通洞。故沖而不改。沖而不改。故不可為有。至功常存。故不可為無。然則有無絕於內。稱謂淪於外。視聽之所不暨。四空之所昏昧。恬焉而夷。怕焉而泰。九流於是乎交歸。眾聖於是乎冥會。斯乃希夷之境。太玄之鄉。而欲以有無題榜。標其方域。而語其神道者。不亦邈哉。

覈體第二

有名曰。夫名號不虛生。稱謂不自起。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。蓋是返本之真名。神道之妙稱者也。請試陳之。有餘者。謂如來大覺始興。法身初建。澡八解之清流。憩七覺之茂林。積萬善於曠劫。蕩無始之遺塵。三明鏡於內。神光照於外。結僧那於始心。終大悲以赴難。仰攀玄根。俯提弱喪。超邁三域。獨蹈大方。啟八正之平路。坦眾庶之夷途。騁六通之神驥。乘五衍之安車。至能出生入死。與物推移。道無不洽。德無不施。窮化母之始物。極玄樞之妙用。廓虛宇於無疆。耀薩雲於幽燭。將絕朕於九止。永淪太虛。而有餘緣不盡。餘迹不泯。業報猶魂。聖智尚存。此有餘涅槃也。經曰陶冶塵滓。如鍊真金。萬累都盡。而靈覺獨存。無餘者。謂至人教緣都訖。靈照永滅。廓爾無朕。故曰無餘。何則。夫大患莫若於有身。故滅身以歸無。勞勤莫先於有智。故絕智以淪虛。然則智以形倦。形以智勞。輪轉修途。疲而弗已。經曰。智為雜毒。形為桎梏。淵默以之而遠。患難以之而起。所以至人灰身滅智。捐形絕慮。內無機照之勤。外息大患之本。超然與群有永分。渾爾與太虛同體。寂焉無聞。

怕爾無兆。冥冥長往。莫知所之。其猶燈盡火滅。膏明俱竭。此無餘涅槃也。經云。五陰永盡。譬如燈滅。然則有餘可以有稱。無餘可以無名。無名立。則宗虛者欣尚於沖默。有稱生。則懷德者彌仰於聖功。斯乃誥典之所垂文。先聖之所軌轍。而曰有無絕於內。稱謂淪於外。視聽之所不暨。四空之所昏昧。使夫懷德者自絕。宗虛者靡託。無異杜耳目於胎殼。掩玄象於雲霄外。而責宮商之異。辯玄素之殊者也。子徒知遠推至人於有無之表。高韻絕唱於形名之外。而論旨竟莫知所歸。幽途故自蘊而未顯。靜思幽尋。寄懷無所。豈所謂朗大明於冥室。奏玄響於無聞者哉。

位體第三

無名曰。有餘無餘者。蓋是涅槃之外稱。應物之假名耳。而存稱謂者封名。志器象者耽形。名也極於題目。形也盡於方圓。方圓有所不寫。題目有所不傳。焉可以名於無名。而形於無形者哉。難序云。有餘無餘者。信是權寂致教之本意。亦是如來隱顯之誠跡也。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。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。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。維摩詰言。我觀如來無始無終。六入已過。三界已出。不在方。不離方。非有為。非無為。不可以識識。不可以智知。無言無說。心行處滅。以此觀者。乃名正觀。以他觀者。非見佛也。放光云。佛如虛空。無去無來。應緣而現。無有方所。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。寂莫虛無。無執無競。導而弗先。感而後應。譬猶幽谷之響。明鏡之像。對之弗知其所以來。隨之因識其所以往。恍焉而有。總焉而亡。動而逾寂。隱而彌彰。出幽入冥。變化無常。其為稱也。因應而作。顯迹為生。息迹為滅。生名有餘。滅名無餘。然則有無之稱。本乎無名。無名之道。於何不名。是以至人居方而方。止圓而圓。在天而天。處人而人。原夫能天能人者。豈天人之所能哉。果以非天非人。故能天能人耳。其為治也。故應而不為。因而不施。因而不施。故施莫之廣。應而不為。故為莫之大。為莫之大。故乃返於小成。施莫之廣。故乃歸乎無名。經曰。菩提之道。不可圖度。高而無上。廣不可極。淵而無下。深不可測。大包天地。細入無間。故謂之道。然則涅槃之道。不可以有無得之。明矣。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。見滅度便謂之無。有無之境。妄想之域。豈足以標榜玄道。而語聖心者乎。意謂至人寂怕無兆。隱顯同源。存不為有。亡不為無。何則。佛言。吾無生不生。雖生不生。無形不形。雖形不形。以知存不為有。經云。菩薩入無盡三昧。盡見過去滅度諸佛。又云。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。以知亡不為無。亡不為無。雖無而有。存不為有。雖有而無。雖有而無。故所謂非有。雖無而有。故所謂非無。然則涅槃之道。果出有無之域。絕言象之徑。斷矣。子乃云。聖人患於有身。故滅身以歸無。勞動莫先於有智。故絕智以淪虛。無乃乖乎神極。傷於玄旨者也。經曰。法身無象。應物而形。般若無知。對緣而照。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。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。動若行雲。止猶谷神。豈有心於彼此。情係於動靜者乎。既無心於動靜。亦無象於去來。去來不以象。故無器而

不形。動靜不以心。故無感而不應。然則心生於有心。象出於有象。象非我出。故金石流而不燋。心非我生。故日用而不動。紘紘自彼。於我何為。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。形充八極而無患。益不可盈。損不可虧。寧復痾癘中逵。壽極雙樹。靈竭天棺。體盡焚燎者哉。而惑者居見聞之境。尋殊應之迹。秉執規矩而擬大方。欲以智勞至人。形患大聖。謂捨有入無。因以名之。豈謂採微言於聽表。拔玄根於虛壤者哉。

徵出第四

有名曰。夫渾元剖判。萬有參分。有既有矣不得不無。無自不無。必因於有。所以高下相傾。有無相生。此乃自然之數。數極於是。以此而觀。化母所育。理無幽顯。恢愜悽怪。無非有也。有化而無。無非無也。然則有無之境。理無不統。經曰。有無二法。攝一切法。又稱三無為者。虛空。數緣盡。非數緣盡。數緣盡者。即涅槃也。而論云。有無之表。別有妙道。妙於有無。謂之涅槃。請覈妙道之本。果若有也。雖妙非無。雖妙非無。即入有境。果若無也。無即無差。無而無差。即入無境。總而括之。即而究之。無有異有而非無。無有異無而非有者。明矣。而曰有無之外別有妙道。非有非無謂之涅槃。吾聞其語。未即於心也。

超境第五

無名曰。有無之數。誠以法無不該。理無不統。然其所統。俗諦而已。經曰。真諦何耶。涅槃道是。俗諦何耶。有無法是。何則。有者有於無。無者無於有。有無所以稱有。無有所以稱無。然則有生於無。無生於有。離有無無。離無無有。有無相生。其猶高下相傾。有高必有下。有下必有高矣。然則有無雖殊。俱未免於有也。此乃言象之所以形。是非之所以生。豈是以統夫幽極。擬夫神道者乎。是以論稱出有無者。良以有無之數。止乎六境之內。六境之內。非涅槃之宅。故借出以祛之。庶悒道之流。髣髴幽途。託情絕域。得意忘言。體其非有非無。豈曰有無之外。別有一有而可稱哉。經曰三無為者。蓋是群生紛繞。生乎篤患。篤患之尤。莫先於有。絕有之稱。莫先於無。故借無以明其非有。明其非有。非謂無也。

搜玄第六

有名曰。論自云涅槃既不出有無。又不在有無。不在有無。則不可於有無得之矣。不出有無。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。求之無所。便應都無。然復不無其道。其道不無。則幽途可尋。所以千聖同轍。未嘗虛返者也。其道既存。而曰不出不在。必有異旨。可得聞乎。

妙存第七

無名曰。夫言由名起。名以相生。相因可相。無相無名。無名無說。無說無聞。經曰。涅槃非法。非非法。無聞無說。非心所知。吾何敢言之。而子欲聞之耶。雖然。善吉有言。眾人若能以無心而受。無聽而聽者。吾當以無言言之。庶述其言。亦可

以言。淨名曰。不離煩惱而得涅槃。天女曰。不出魔界而入佛界。然則玄道在於妙悟。妙悟在於即真。即真即有無齊觀。齊觀即彼己莫二。所以天地與我同根。萬物與我一體。同我則非復有無。異我則乖於會通。所以不出不在。而道存乎其間矣。何則。夫至人虛心冥照。理無不統。懷六合於胸中。而靈鑒有餘。鏡萬有於方寸。而其神常虛。至能拔玄根於未始。即群動以靜心。恬淡淵默。妙契自然。所以處有不有。居無不無。居無不無。故不無於無。處有不有。故不有於有。故能不出有無。而不在有無者也。然則法無有無之相。聖無有無之知。聖無有無之知。則無心於內。法無有無之相。則無數於外。於外無數。於內無心。彼此寂滅。物我冥一。怕爾無朕。乃曰涅槃。涅槃若此。圖度絕矣。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。又可徵之有無之外耶。

難差第八

有名曰。涅槃既絕圖度之域。則超六境之外。不出不在。而玄道獨存。斯則窮理盡性。究竟之道。妙一無差。理其然矣。而放光云。三乘之道。皆因無為而有差別。佛言。我昔為菩薩時。名曰儒童。於然燈佛所。已入涅槃。儒童菩薩。時於七住初獲無生忍。進修三位。若涅槃一也。則不應有三。如其有三。則非究竟。究竟之道。而有升降之殊。眾經異說。何以取中耶。

辯差第九

無名曰。然究竟之道。理無差也。法華經云。第一大道無有兩正。吾以方便為怠慢者。於一乘道分別說三。三車出火宅。即其事也。以俱出生死。故同稱無為。所乘不一。故有三名。統其會歸。一而已矣。而難云。三乘之道。皆因無為而有差別。此以人三。三於無為。非無為有三也。故放光云。涅槃有差別耶。答曰無差別。但如來結習都盡。聲聞結習不盡耳。請以近喻。以況遠旨。如人斬木。去尺無尺。去寸無寸。脩短在於尺寸。不在無也。夫以群生萬端。識根不一。智鑒有淺深。德行有厚薄。所以俱之彼岸。而升降不同。彼岸豈異。異自我耳。然則眾經殊辯。其致不乖。

責異第十

有名曰。俱出火宅。則無患一也。同出生死。則無為一也。而云彼岸無異。異自我耳。彼岸。則無為岸也。我則體無為者也。請問我與無為。為一為異。若我即無為。無為亦即我。不得言無為無異。異自我也。若我異無為。我則非無為。無為自無為。我自常有為。冥會之致。又滯而不通。然則我與無為。一亦無三。異亦無三。三乘之名。何由而生也。

會異第十一

無名曰。夫止此而此。適彼而彼。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。同於失者失亦失之。我適無為。我即無為。無為雖一。何乖不一耶。譬猶三鳥出網。同適無患之域。無患雖同。而鳥鳥各異。不可以鳥鳥各異。謂無患亦異。又不可以無患既一。而一於眾鳥

也。然則鳥即無患。無患即鳥。無患豈異。異自鳥耳。如是三乘眾生。俱越妄想之樊。同適無為之境。無為雖同。而乘乘各異。不可以乘乘各異。謂無為亦異。又不可以無為既一。而一於三乘也。然則我即無為。無為即我。無為豈異。異自我耳。所以無患雖同。而升虛有遠近。無為雖一。而幽鑒有淺深。無為即乘也。乘即無為也。此非我異無為。以未盡無為。故有三耳。

詰漸第十二

有名曰。萬累滋彰。本於妄想。妄想既祛。則萬累都息。二乘得盡智。菩薩得無生智。是時妄想都盡。結縛永除。結縛既除。則心無為。心既無為。理無餘翳。經曰。是諸聖智不相違背。不出不在。其實俱空。又曰。無為大道。平等不二。既曰無二。則不容心異。不體則已。體應窮微。而曰體而未盡。是所未悟也。

明漸第十三

無名曰。無為無二。則已然矣。結是重惑。可謂頓盡。亦所未喻。經曰。三箭中的。三獸渡河。中渡無異。而有淺深之殊者。為力不同故也。三乘眾生。俱濟緣起之津。同鑒四諦之的。絕偽即真。同升無為。然則所乘不一者。亦以智力不同故也。夫群有雖眾。然其量有涯。正使智猶身子。辯若滿願。窮才極慮。莫窺其畔。況乎虛無之數。重玄之域。其道無涯。欲之頓盡耶。書不云乎。為學者日益。為道者日損。為道者為於無為者也。為於無為而日日損。此豈頓得之謂。要損之又損之。以至於無損耳。經喻螢日。智用可知矣。

譏動第十四

有名曰。經稱法身已上。入無為境。心不可以智知。形不可以象測。體絕陰入。心智寂滅。而復云進修三位。積德彌廣。夫進修本於好尚。積德生於涉求。好尚則取捨情現。涉求則損益交陳。既以取捨為心。損益為體。而曰體絕陰入。心智寂滅。此文乖致殊。而會之一人。無異指南為北。以曉迷夫。

動寂第十五

無名曰。經稱聖人無為而無所不為。無為。故雖動而常寂。無所不為。故雖寂而常動。雖寂而常動。故物莫能一。雖動而常寂。故物莫能二。物莫能二。故逾動逾寂。物莫能一。故逾寂逾動。所以為即無為。無為即為。動寂雖殊。而莫之可異也。道行曰。心亦不有亦不無。不有者。不若有心之有。不無者。不若無心之無。何者。有心則眾庶是也。無心則太虛是也。眾庶止於妄想。太虛絕於靈照。豈可止於妄想。絕於靈照。標其神道。而語聖心者乎。是以聖心不有。不可謂之無。聖心不無。不可謂之有。不有。故心想都滅。不無。故理無不契。理無不契。故萬德斯弘。心想都滅。故功成非我。所以應化無方。未嘗有為。寂然不動。未嘗不為。經曰。心無所行。無所不行。信矣。儒僮曰。昔我於無數劫。國財身命。施人無數。以妄想心施。非為施

也。今以無生心。五華施佛。始名施耳。又空行菩薩。入空解脫門。方言今是行時。非為證時。然則心彌虛。行彌廣。終日行。不乖於無行者也。是以賢劫稱無捨之檀。成具美不為之為。禪典唱無緣之慈。思益演不知之知。聖旨虛玄。殊文同辯。豈可以有為便有為。無為便無為哉。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。不盡有為。不住無為。即其事也。而以南北為喻。殊非領會之唱。

窮源第十六

有名曰。非眾生無以御三乘。非三乘無以成涅槃。然必先有眾生。後有涅槃。是則涅槃有始。有始必有終。而經云。涅槃無始無終。湛若虛空。則涅槃先有。非復學而後成者也。

通古第十七

無名曰。夫至人空洞無象。而萬物無非我造。會萬物以成己者。其唯聖人乎。何則。非理不聖。非聖不理。理而為聖者。聖不異理也。故天帝曰。般若當於何求。善吉曰。般若不可於色中求。亦不離色中求。又曰。見緣起為見法。見法為見佛。斯則物我不異之效也。所以至人戢玄機於未兆。藏冥運於即化。總六合以鏡心。一去來以成體。古今通。始終同。窮本極末。莫之與二。浩然大均。乃曰涅槃。經曰。不離諸法而得涅槃。又曰。諸法無邊故。菩提無邊。以知涅槃之道。存乎妙契。妙契之致。本乎冥一。然則物不異我。我不異物。物我玄會。歸乎無極。進之弗先。退之弗後。豈容終始於其間哉。天女曰。耆年解脫亦如何久。

考得第十八

有名曰。經云眾生之性。極於五陰之內。又云。得涅槃者五陰都盡。譬猶燈滅。然則眾生之性。頓盡於五陰之內。涅槃之道。獨建於三有之外。貌然殊域。非復眾生得涅槃也。果若有得。則眾生之性不止於五陰。必若止於五陰。則五陰不都盡。五陰若都盡。誰復得涅槃耶。

玄得第十九

無名曰。夫真由離起。偽因著生。著故有得。離故無名。是以則真者同真。法偽者同偽。子以有得為得。故求於有得耳。吾以無得為得。故得在於無得也。且談論之作。必先定其本。既論涅槃。不可離涅槃而語涅槃也。若即涅槃以興言。誰獨非涅槃。而欲得之耶。何者。夫涅槃之道。妙盡常數。融治二儀。蕩滌萬有。均天人。同一異。內視不已見。返聽不我聞。未嘗有得。未嘗無得。經曰。涅槃非眾生。亦不異眾生。維摩詰言。若彌勒得滅度者。一切眾生亦當滅度。所以者何。一切眾生。本性常滅。不復更滅。此名滅度。在於無滅者也。然則眾生非眾生。誰為得之者。涅槃非涅槃。誰為可得者。放光云。菩提從有得耶。答曰不也。從無得耶。答曰不也。從有無得耶。答曰不也。離有無得耶。答曰不也。然則都無得耶。答曰不也。是義云何。答

曰無所得故為得也。是故得無所得也。無所得謂之得者。誰獨不然耶。然則玄道在於絕域。故不得以得之。妙智存乎物外。故不知以知之。大象隱於無形。故不見以見之。大音匿於希聲。故不聞以聞之。故能囊括終古。導達群方。亭毒蒼生。疎而不漏。汪哉洋哉。何莫由之哉。故梵志曰。吾聞佛道。厥義弘深。汪洋無涯。靡不成就。靡不度生。然則三乘之路開。真偽之途辯。賢聖之道存。無名之致顯矣。

涅槃無名論(終)

肇論(終)